

论罗兰·巴特的「中性」论述： 兼论《异乡人》的「零度书写」

吴锡德

淡江大学法文系教授

【摘要】从青年时期阅读卡缪的《异乡人》，撰写评论，提出著名的「零度书写」，到晚年以文学符号学讲座教授身份在法兰西研究院发表「中性」专题讲座，「中性」的概念与思辨一直都是罗兰·巴特一生研究的主题，也是不断探索的美学问题，包含语言学、诠释学、文学等等外延议题。本文试图探讨罗兰·巴特早期提出此一概念的时空背景与诉求，其个人在日后思辨和诠释的方式及其适用范围，以及将它做为一种文学美学标准的可能性。

【关键词】 罗兰·巴特、中性、卡缪、异乡人、零度书写、白色书写。

前言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的学术贡献与影响迄今仍旧相当深刻且深远。尽管法文词书《罗贝专有名词词典》将他定位为「文学评论家及符号学家」，实则他的研究领域及贡献却不止于此。他的研究触角广泛，几乎涵盖了当前主要的人文科学，而且正是他将人文科学研究予以统合，并指向新的研究方向。美国著名文评家也是罗兰·巴特的入门弟子苏珊·桑塔格，于1982年编撰英文版《罗兰·巴特文选》，直接称许罗兰·巴特是集教师、文人、道德家、文化哲学家、重大观念的鉴赏家、多才多艺的自传家于一身。又说：「二战后法国涌现的所有思想界大师中，我敢绝对肯定地说，罗兰·巴特的著作将是会永世长存的一位。」（Sontag, 1982: vii）

日本学者铃村和成也指出，罗兰·巴特的研究内容是「难以把握，漂泊不定」，又说他是一个「难于定义的人」。因为他既非哲学家（他没有提出一套统一的体系），亦非拥有深刻论述的大思想家；但却是具有独到创见的文评家，亦是作家，也是符号学家，更是法兰西研究院讲座教授等等。但不论哪个领域，往往在探索

一个段落，他便转移阵地，又去探问另一个新领域。此外，他也擅于汲取他人的创见和语言。为他所用的当代学者包括语言学家索绪尔（F. de Saussure）、雅克布森（R. Jakobson）、叶尔姆斯列夫（L. Hjelmslev）和本维尼斯特（E. Benveniste）；精神分析学的拉冈（J. Lacan）克莉斯蒂娃（J. Kristeva）；结构主义的利瓦伊史陀（C. Lévi-Strauss）；哲学的傅柯（M. Foucault）和德希达（J. Derrida）等等。妙的是他那独到的援引和汲取，不仅丰富了这些论述，也开创了许多新视野，譬如：文学批评、符号学、解构论述等等。罗兰·巴特的这些影响，往往反过来又成了曾是他学习对向的理论家所乐于遵循的新方向（铃村和成，2001:4-6）。

罗兰·巴特也警觉到自己的多面向和多刀流，在他1975年出版的「拟自传」（《罗兰·巴特论罗兰·巴特》）里干脆给自己的学术生涯划表图示，区分为四个阶段，以便「好让人理解」（Barthes, 1975, IV:718-719）：

表一：罗兰·巴特自我标示的学术生涯

	关联的文本	文类	作品
1950-57	（纪德） 沙特 马克思 布莱希特	（渴望写作） 神话学 社会性	《写作的零度》 （有关剧场的文章） 《神话学》
1958-67	索绪尔	符号学	《语言学要素》 《流行体系》
1968-72	索尔雷斯 克莉斯蒂娃 德希达 拉冈	文本性	《S/Z》 《萨德、傅立叶、罗耀拉》 《符号帝国》

1972~	(尼采)	道德观	《文本的欢愉》 《罗兰·巴特论罗兰·巴特》
-------	------	-----	------------------------------

从罗兰·巴特这份自我交心的学术履历中就可以看出他的「多音交响」(polyphonique)、多面向」(polyvalent),以及复合性格。不过,尽管他的学术生涯如此「漂泊不定」,但根据康蒙(B. Comment)的研究指出,「中性」(le Neutre)这个主题可说是罗兰·巴特一生中最协调一致的论点(Comment, 1991:14)。米尔内(J.-C. Milner)也指出,「中性」是罗兰·巴特整个学术成就的主要部份;「中性」既属必要,也有其可能(Milner, 2003:33)。

罗兰·巴特是在评论卡缪的《异乡人》(*L'Étranger*, 1942)时提出所谓「白色书写」(*écriture blanche*) (1944)及「中性书写」(*écriture neutre*)的美学观点。尤其后者,他更加的诠释为「一种中性且无生气的形式」。承认此刻应是罗兰·巴特最早提及「中性」(le Neutre)见解之处。之后,这个观点又收录在他1953年出版的《写作的零度》(*Le Degré zéro de l'écriture*)的专书上。换言之,之所以会有「中性书写」这样的概念,以及出版《写作的零度》这本专书,可说完全是基于青年罗兰·巴特对《异乡人》的惊艳之叹¹。

到了晚年,相隔26年后,1976年3月,他获选为法兰西研究院(Collège de France)讲座教授头衔;这个设于1529年的高等学堂,有别于一般保守封闭的大学,系以开放及兼容并蓄著称,定期延揽学有专精的人士开课授业供各界聆听。它也是继「法兰西学院」(Académie française)院士头衔后,最受法国学术界肯定的学术地位。罗兰·巴特在那儿利用了三个学期发表了三场讲座,《如何共生共存》(*Comment vivre ensemble*, 1976-77)、《中性》(*Le Neutre*, 1977-78)、《小说之准备》(*La préparation du Roman I et II*, 1978-79, 1979-1980)。在这三场重要的学术讲座中,最突出的莫过于第二场《中性》,它可说总结了罗兰·巴特一生学术研究的核心。事实上,这三场讲座的核心议题,仍是以如何「解构」文本为主轴。

¹ 1971年秋,罗兰·巴特接受「廿世纪档案」电视节目专访,详述了他的学术生涯,当中特别提到,在疗养院阅读卡缪的《异乡人》时,脑海里突然跃现出「白色书写」这个观念,它也就是《写作的零度》的源头。又说:读到此书让他热情澎湃,因而试着想从中提领出文学的形式……。Barthes,1971,III, 1926-27)

经过他的抽丝剥茧及深入剖析，人们终能窥见其「解构」文本及语言的脉络。而「中性」无疑的便是其最有利的「策略」及立论基础。

一、「中性」概念的提出

1944年7月，巴黎光复的前一个月，罗兰·巴特因结核病休学并免除兵役，待在法国南部的学生疗养院治疗。他在一份学生刊物《存在》(*Existances*)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卡缪新作《异乡人》热情洋溢的书评〈关于《异乡人》风格的思考〉，提出了他脍炙人口的「白色书写」。他称许这部作品是衔接古典风格与现代精神的一种「无风格」的现代佳作。他说：「或许透过《异乡人》——暂且不去夸大这部作品的重要性，它突出了一种新风格，一种缄默风格及无风格；作品中作家的声音——同样远离哀声叹气、褻渎辱骂、歌颂赞美，也是一种空白的声音，它是唯一与我们身上那种无可痊愈的悲痛协调一致的东西。」(Barthes, 1944, I:79)

这项「白色书写」的观念²不仅成了罗兰·巴特迈向学术殿堂的「招牌」论述，也成了他一生不断追求探问的项目。从这个时期起，他便热衷于评论³，也撰写了许多评论文。1953年，他将先前思辨的心得集结成册出版《写作的零度》，而一举成名。罗杰甚至指出，罗兰·巴特不仅将《异乡人》视为古典与现代的「衔接之作」，也直接影想到他日后醉心探讨日本俳句(haikai)以及对「无需意义」(exemption du sens)的探索(Roger, 1986:265)。

罗兰·巴特在〈关于《异乡人》风格的思考〉一文里热情地称许《异乡人》所呈现的「奇特风格」，是一种「不着痕迹的风格」、一种「荒谬的风格」、一种「中性的实体」。他说：「归根究底，『没有风格』(absence de style)⁴就是一种具有慰藉作用的风格学。」(Barthes, 1944, I:78)罗兰·巴特又说：「总之，这种稀少的风格比起塞利纳(Celine)⁵的风格，更见灵巧，也不令人厌倦。」(Barthes, 1944, I:77)。

1953年，罗兰·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一书里写到：

² 根据铃村和成的注解，在罗兰·巴特的《写作的零度》里，「零度」、「中性」和「白色书写」是当作同义字来使用(铃村和成, 2001:267)。

³ 罗兰·巴特很喜好为人作序，1978年他替语言学家François Flahault的专书《居间的话语》(*La Parole intermédiaire*)写序时干脆做了个交代。他说：「写序者扮演着第二种声音，他与作者及读者维持着一种独特的关系。透过写序者，读者才得以认识作者；我很看重他，也极爱这个工作。」(Barthes, 1978, V:487-490)

⁴ 「Absence de style」，意为「没有风格」，或译为「风格的『不在』」。

⁵ 塞利纳(L.-F. Céline, 1894-1961)，1930年代法国最具前卫风格的小说家，出版《长夜漫漫的旅程》(1932)而名噪一时。书中采用许多现代主义的叙述方法，文体自成一格。

零度的写作根本上是一种直述式写作，或者说，非语式的写作。可以正确地说，这就是一种新闻式的写作，正是因为新闻式的写作一般来说并未发展出祈使式或命令式的形式（即伤感的形式）。这种中性的新式写作则发生于各种叫喊和判断之中，而毫不介入；中性写作之所以出现，正是由于这两者的「不在」（absence）所构成。但是这种「不在」是彻彻底底的，它不包含任何隐藏处或任何隐密。我们不能因此说，这是一种不动感情的写作，它毋宁是一种纯洁的写作。是寄托于一种基础的语言，以期超越「文学」；这种语言同样远离日常的语言，或者文学的语言。这种透明的话语首先由卡缪在其《异乡人》一书运用，它完成一种「不在」的风格，这几乎是一种理想的风格的「不在」。于是写作被归结为一种否定的形式，在其中，语言的社会性或神话性被消除了，而代之以一种中性的和惰性的形式状态。因此思想仍保持着它的全部职责，而不在一种不属于它的历史中去承担一种附带形式的约束。（Barthes, 1953, I:217-218）

罗兰·巴特反对过渡夸大的文藻及华贵的传统写作方式。他逐一批评福楼拜那种制式的写作，马拉美那种自我设的的沉默式写作，以及普鲁斯特、塞利纳、格诺（R. Queneau）及普尔维尔（J. Prévert）那种极度依赖某种社会性存在的写作。罗兰·巴特认为上述这些传统的写作方式都是将语言视为客体。虽然大力在语言上下功夫，但却是将形式封闭起来，致而让文学无法呈现它的透明性。而「中性书写」则承认古典艺术对语言的要求，即「工具性」（instrumentalité）。罗兰·巴特因此特别肯定由卡缪一类作家所开发出来的新式写作风格，称许它是一种「最终纯洁的写作的探索」。这样的观点不仅高度肯定《异乡人》所具有的前卫风格，也鼓吹一种革命式的新式书写（即「零度书写」）⁶，同时也间接否定了沙特在《什么是文学？》（1947）里所揭櫫的「介入文学」（littérature engagée），或者说，文学式的介入。因为罗兰·巴特看到的毋宁是「语言」的介入，以及「形式」的介入。

罗兰·巴特一生极为敬重沙特，并视其为精神导师。巧的是两人皆同时激赏卡缪的《异乡人》，皆各自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推荐文。沙特于1943年在《南

⁶ 《异乡人》可说是法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代表作之一，也是最受当代法国读者青睐的读物，甚至编入中学的教材。二战后法国的主要文学实践都直接或间接受到它这种「革命式」风格的影响，亦即，不加入感情的透明文字，和力图摆脱语言的既定规则。包括霍伯格里耶、莒哈斯，以及若干「新小说派」或「后现代」作家都有着这种新式书写风格的烙印。

方手记》 *Cahiers du Sud*) 发表了〈《异乡人》的诠释〉,称这部小说是二战开战以来最佳的作品,大大地肯定它的时代性和社会性,并将其视为是如伏尔泰般一脉相承的哲理小说 (Sartre, 1947:112)。然而,罗兰·巴特看到的却是另一个面向,他视《异乡人》的风格为现代小说的新形式,是「零度书写」的最佳模板,兼具前卫精神,现代性及简约风格。

罗兰·巴特可能并未先读过沙特的〈《异乡人》的诠释〉,却深受《什么是文学?》的影响。他的《写作的零度》某个程度就是回应沙特这部文学社会学论述的。沙特在这本书里主张将文学视为一种社会现象,尤其强调:文学会把你投入战斗。写作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意与否,你便已经「介入」了 (Sartre, 1948: 49-83)。这种社会学的观点在当时引发极大的回响。但罗兰·巴特却更灵巧的在他的《写作的零度》里讨论了文学介入的本质,在其语言,而不在其社会性与神话性 (Barthes, 1953, I: 218)。在这本书里,罗兰·巴特很含蓄地说了:「就当前历史的现状而言,所有政治的书写只不过是确定一个警察世界而已;所有思想式的书写最终也只能是『副文学』,作家甚至不敢具名发表。两者皆毫无出路,它们只可能同流合污,或者变得软弱无力,而最终就是导向一种异化。」(Barthes, 1953, I:188)到了1959年,他更直截了当的表述:「沙特是从外在来回答『文学』为何,结果给的是一个暧昧的文学立场。」(Barthes, 1964:365)质言之,沙特从行动和社会实践来思辨文学;而罗兰·巴特则从文学的本质来思考文学创作。后者提领出一种文学美学——「零度书写」,前者则在呼唤一种行动——「介入文学」。

二、「中性」的定义与诠释

根据最近出版的《法语文化词典》 *Dictionnaire culturel en langue française*, 2005) 的解说,「Neutre」一词源自拉丁文「*neuter*」,意为「非此亦非彼」 (*ni l'un ni l'autre*),也就是「中立」不采取任何立场。十五世纪才援引到语法学里,指「非阴性亦非阳性之物」。后来又有了「居中」之意,指「不好亦不坏;不美亦不丑」。最后,才有了「无定性、无特征」 (*sans caractère affirmé*) 之意,尤其在语言、风格、语气上「没有激情、原创性;维持冷漠、无关连及客观」 (*Dépourvu de passion, d'originalité; qui reste froid, détaché, objectif.*) 之意。

1971年,罗兰·巴特在接受「廿世纪档案」电视专访中承认,他是从丹麦语言学家布伦达尔 (V. Brøndal, 1887-1942) 的学说中获得「零度」 (*Degré zéro*)

的概念 (Barthes, 1971, III:1033)。不过, 当时他却将这个概念与「白色书写」、中性」混着合用。尽管日后他试图个别予以诠释, 但似乎都未能更进一步厘清。罗兰·巴特一直从语义学上将「中性」定义为: 因『不在』所起的意义」(C'est une absence qui signifie.)。不过, 到了七〇年代, 他试图将「中性」引用到文学作品时, 却变得复杂而难于一体适用 (铃村和成, 2001:142)。之后, 他也曾公开表示「零度」是不存在的; 「白色书写」是行不通的。到了 1977 年, 他再次想用「中性」来涵盖「零度」和「白色书写」。1978 年, 在法兰西研究院的「中性」讲座课的摘要里说: 本人已不在语言事实里, 而是在论述事实当中去观察及描述它。(Barthes, 2002: 261)

简言之, 罗兰·巴特对「中性」的诠释是游离的, 模糊不清的。由于他试图将这个语言学的概念外延为评估文学作品的美学标准, 甚至做为某种哲学辩证, 譬如: 政治学、伦理学或艺术 (如摄影) 等等⁷。不过, 罗兰·巴特一生确实都在思索这个议题, 他的出版专书及访谈, 几乎都会涉及「中性」这个主题。本文罗列如下他有关「中性」的相关论述, 试图理解其指涉的范围和可能的定义。

1953 年, 罗兰·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一书里, 对于「零度」(中性)」并没有太多着墨, 只从语言学角度认为, 在意义的世界里存在有「第三项」的东西:

吾人皆知, 某些语言学家都会在对立的二项 (例如单数与复数, 过去与现在时态) 之间, 设定第三项, 中性或零度之项。(Barthes, 1953, I:217)

接着, 他又从文体学来探讨, 认为已存有一种「零度书写」(白色书写)」, 它是一种「不在」的风格。它让语言成为叙述的主体, 而非客体。并大力称许卡缪的《异乡人》, 直指它是一种最终纯洁的写作的探索:

中性书写还是最近才出现的事, 它的发明要比现实主义晚得多。它所追求的并不是逃避的美学效果, 而是产生于卡缪那样的作家对于纯洁无瑕的写作的探索。(Barthes, 1953, I:212)

1964 年, 在《批评论文集》里, 罗兰·巴特则指称, 「中性」代表着意义的

⁷ 请参见 Bernard Comment, *Roland Barthes, vers le neutre*, 一书。

跳脱：

可别忘了「无意义」(non-sens) 只是一个具有倾向性的客体，类似某个难解的谜，或者某个知性乐园（失掉或者不可及的）。赋予意义是一件极容易办到的事情，所有的大众文化几乎全天候在精心设计这事。悬置(suspendre) 意义本来就是一桩复杂又无止境的工程，换言之，可说是一种「技巧」(art)。不过「消解」(néantiser) 意义，相对于它的不可能性，就如同一个绝望了的方案。为何致此？因为「意义之外」(hors-sens) 的东西必然会被「无意义」所吸收（某个时刻，文学作品是有可能延缓这种情况的）；因为「无意义」本身就具有意义（它是在「荒谬」的名义底下）。(...) 质言之，意义只能识得其反面(contraire)，它并非「不在」，而是一个对立面。结果，严格说来「无意义」绝不会只是个「背理的意义」(contre-sens)。作为一个方案，易言之，即一种脆弱的延缓，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意义的「零度」。(Barthes, 1964, II: 518)

1971 年，在《萨德、傅立叶、罗耀拉》一书，罗兰·巴特更具体地提出二元观念的不何时宜，并扩大辩证「中性」的积极作用：

「中性」位处标明与未标明之处，彷如缓冲器，或消震器，它的作用在于令那些语义上的滴滴答答削弱、和缓，并流畅。这种节拍器的声响强制地标识在如「是或否、是或否、是或否」这样范例式的选项。(...) 「中性」成了「中项」的对立；后者是一种数的概念，而非结构的概念，它甚至具有强迫的形象，因为多数会迫使少数服从。从就统计的计算为例，居中的经纪人会自我营饱，并使制度膨胀（就如同中产阶级那样）。相反的，「中性」是纯然质和结构的概念，它就是令意义、规范、正常状态「偏离」(déroute) 的东西。对「中性」感兴趣的人，必然会对「中项」兴趣缺阙。(Barthes, 1971, III: 794-795)

1975 年，罗兰·巴特又自我修订，认为「中性」不是抗争对立的第三项，它不是「零度」，是新范式的「第二项」：

「中性」不是主动式与被动式的「中项」，而是一种来来回回的运动，一

种非道德的摇摆。简言之，我们也可认定它就是二律背反的对立者。(…)

「中性」有各种各样的形象，舍弃文学夸张形式的白色书写 — 原罪之前的语言 — 令人兴奋的无意义 — 圆滑 — 空虚、没有加工剪裁 — 散文（米什莱描述的那种政治范畴） — 谨慎 — 没有「人物」：如果不舍弃，但至少是看不到了 — 「意象」的不在 — 判断与诉讼的中止 — 转移 — 「体面」的拒绝（所有体面的拒绝） — 细腻灵巧的原则 — 漂流 — 愉悦：令所有炫耀、掌控、威吓规避、消解，或无足轻重的一切。

(…)但后来，这种斗争本身似乎过于戏剧化了。于是，这种斗争被斥退，被疏离 — 这是出于对「中性」之物的拥护（欲望）。就意义论而言，「中性」不是一种既是语义的，又是有冲突的对立关系的第三项 — 零度，而是像语言活动无限之链中的另一个卡槽，它是新范式的第二项。这一范式中的暴力（战斗、胜利、夸张、傲慢）便是个饱和项。（Barthes, 1975, IV: 706-707）

在这本「拟自传」里，罗兰·巴特显然花了更多的功夫，试图给「中性」下个完美的诠释。首先，确认它在语言及意义世界里的活力，是对抗语言法西斯主义的最佳利器。接着，罗兰·巴特正式将「中性」引向文艺美学，而且还以身作则，认为它可以适用于一切文学活动。日本学者铃村和成认为，上述这些片断的语句正是罗兰·巴特本人学术与创作生涯的写照，既消解，又重合的复杂形象（铃村和成，2001：128）。

1977-78年，在法兰西研究院的「中性」讲座课程里，罗兰·巴特可说总其成地将「中性」视为意义世界里的「新发现」，兼具文学艺术的「新美学」：

本人遂将「中性」这个语法的类型纳为相当一般性的范畴内，并继续延用同样名称。不过，本人已不在语言事实里，而是在论述事实当中去观察及描述它。(…)

本人已替「中性」定义为所有规避及突破意义的范式及对立性结构的转变；其目的在于悬置论述中冲突性的论据事实。(…)透过一系列的风格和多种参照（从老庄的道，到德国宗教神秘作家伯麦（Jacob Böhme, 1575-1624），以及到法国当代文学评论家白朗修（Maurice Blanchot, 1907-2003））以及自由发挥的离题，本人试着说明「中性」并非必定与平淡形象画上等号 — 它被视同哲学里的臆断而予以彻底贬抑；不过，它却具有一种重要且活跃的价值。

(Barthes, 2002: 261)

从语言学到文学批评，罗兰·巴特的「中性」论述似乎有其独到见解和原创性。首先，是针对语言「暴力」的批判。1977年1月7日，他在荣膺法兰西研究院文学符号学讲座教授的入席演说中直指，语言乃是一种法西斯作风！又说：「我必须永远在阴性阳性之间做出选举，中性和复数是对我禁用的。」⁸他试图以「科学」(*mathésis*)、模仿(*mimésis*)、符号过程(*semiosis*)来消解这个现象，并希望以一种「毫无权势，一些知识，一些智能，以及尽可能多的趣味」(Barthes, 1978, V: 429-446)，来完成他的任务。

其次，是有关「中性」观念的美学范畴；由于罗兰·巴特主张语言才是文本的主体，语言当然承担着古典主义里对它做为工具的基本要求，但它也应在它的表述中自行呈现某种新风格，此其一。再者，任何文本皆有其不确定性(*indécidabilité*)，且多音交响(*polyphonique*)，唯有将文学的审美和「责任」交付给文本，也就是语言，才得以达成(Comment, 1991: 151-163)。这也是他高度肯定卡缪、霍伯格里耶(A. Robbe-Grillet)和索尔雷斯(P. Sollers)等这类前卫具实验性创作者的最大缘由。

康蒙指出，「中性」就是某种力量的确定，它投入到一个彻底动摇的方案里，包括我们的结构、我们的价值观；几乎可以说就是一种『嬗变』(*transmutation*)，它最终会达到一种至高无上的缄默形式。」他又做出结论的提问：「中性」不也就是一种跳脱(*sortir*)的企图？」(Comment, 1991: 61-62)

三、「中性」做为一种诠释的策略

在前文罗列的「定义」中，无论「中性」被视为「纯洁无瑕的写作的探索」或者「第三项」、「一种脆弱的延缓」、「夺意义、规范、正常状态偏离的东西」、「新范式的第二项」，或者主张「并非必定与平淡形象画上等号」或「具有一种重要且活跃的价值」。这些话语隐约间皆暗示某种「策略」的存在，也都在强调二元之外的「中性」之物所具有的积极作用。亦即，任何事物都可以或者分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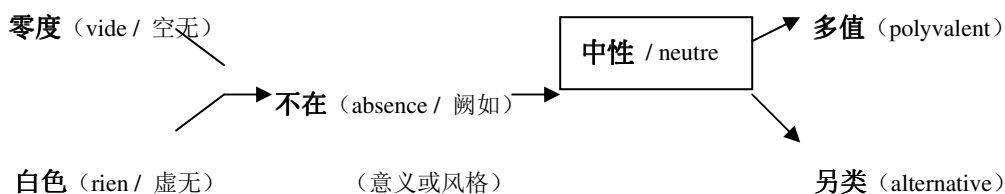
⁸ 由于同性恋性向关系，罗兰·巴特对于「第三性」的研究兴趣极高，且也相当敏感。他在《流行体系》一书里特别讨论了数字「3」的意义，认为「3」是对立的零度，非「1」亦非「2」，是二元论的离心点，并可以用以对抗二元论的专横(Barthes, 1967:1046-1047)。

为自身和其对立面，或者分裂为两种自身，于是其中一项与另一项相对而产生了一种出乎意料之外的新关系。」(Sontag, 1982: xii) 罗兰·巴特正是利用意义世界里的这个「中性」之物的存在，来辩证文学以及相关的社会及文化现象。尤其，利用这种「衍绎」的操作，将二元对立置于括号中，成为不同于二元对立，并得到补充完满的二元对立。」其结果是「中性之物对于文本的覆盖，并最终导致对于二元对立的根据的消解。」为此，不言而喻，罗兰·巴特的中性概念与德希达的后结构概念极为相似。」(铃村和成，2001：130；279)

诚如罗兰·巴特自己所言，他的「零度」概念是承袭自哥本哈根语言学派的论述。这个语言结构主义学派主张透过语义学的标准来审视语言中的逻辑观念，并提出「语符学」的理论。日后罗兰·巴特也认为，符号学正是语言学的解体过程。语言学正是抹去差异，寻求一种共同的语言结构，正是省略掉了各式各样的特殊要素的圈套。汪民安指出：罗兰·巴特将符号学和文本链接起来，而不是和结构链接起来，也就是说，他给符号学赋予了后结构主义的眼光。」(汪民安 2005:215-216)

至于「零度」的观念应是从阿拉伯数字「0」衍生过来的。0]原指空无(vide)、虚空(rien)。到了罗兰·巴特身上摇身一变成了一种意义或风格的「不在」(absence)；它亦当作某个起点，如「temps zéro」,指的是「时间的起源」。至于「写作的零度」,指的则是一种状态(état),它是「透过某个做为参照的状态的无特征状态加以确立。」⁹如图一所示：

图一、罗兰巴特「中性」论述的策略图



吴锡德 制图

⁹ “Défini par l’absence des caractères d’un autre état pris comme référence.” Voir *Dictionnaire culturel en langue française*, 2005 : 2055

罗兰·巴特特别将这种「意义与风格不在」的状态视之为「中性」，而透过对它的操作，便能获得「意义之外」的许多可能，包括更多值的事物（polyvalent）以及更多样的另类选择（alternative）。

综观罗兰·巴特对「中性」的操作及其主要探索目标大致可归纳为三类：一、寻找具「现代性」的新文学，二、对文化和意义的「解魅」，三、后现代式的「解构」。

1. 寻找具「现代性」的新文学：

透过「零度书写」和「白色书写」的探索，罗兰·巴特首先高度肯定卡缪的《异乡人》的现代风格写作。他在这本书里看到的是一种语言的纯洁，以及语言做为主体的可能性。他认为，追求「现代性」（modernité）是一种意识，也是一种悲剧。他在《写作的零度》里指出，「现今作家依旧严重受到过时的、古板的模仿，以及各种约定俗成、不合人情的语言禁梏的箝制。」（Barthes, 1953, I:222）又说：「意识清醒的作家今后应奋力反抗世代相传又无所不在的符号，这些根本就是一堆稀奇古怪的过往，它们强制限定文学须依着旧惯例，而不是依着一种调和。」（Barthes, 1953, I:223）。又说：「现代性始于寻找一种不可能的文学」、具现代风格的作品是不可能的」，以及在书末的最后一句话：「只要新文学所使用的语言是让文学成为乌托邦，那么写作形式的扩增将会替我们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文学。」

罗兰·巴特在此所开出的条件是：「正是由于语言的存在，文学才得以化为虚无。只有语言在文学中穿透于虚乌有（乌托邦）的场所，这种语言才就是罗兰·巴特所说的『白色书写』。总之，使神话解体的就只能是语言。」（铃村和成，2001: 154）「零度书写」是一项突然发现，它是对那些不动声色的写作（在某种意义上，将写作交给了虚无，而写作者则义无反顾地退场了）的一个发现和概括。这个概念一出现，似乎着魔般地揭露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写作世界，它似乎打开了一个尘封以久的秘密，因而，这个魔力般的词语一下子风行起来。（汪民安 2005:239）

总之，透过语言与文学两者关系的辩证，罗兰·巴特提出了他对现代文学的期待，就是以语言做为主体。也正是基于此，继卡缪之后，他又不遗余力地寻找

这种文学的踪迹，包括：霍伯格里耶、索尔雷斯，以及若干「新小说派」的作家、「客观书写」或「抽象书写」等概念，并挺身极力为其捍卫。无怪乎，他的入门弟子克莉斯蒂娃称他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先驱和奠基者。」(Kristeva, 1980:93)

2. 文化与意义的「解魅」：

透过早年符号学以及神话学的研究和现身说法，事实上，罗兰·巴特早期的「批评家」身份就是不断以积极的态度来替读者加注，或诠释某些作品及现象，且还乐此不疲。1971年他接受加拿大广播电台的访问，曾提到他是紧跟在沙特后头替文学解魅 (*démystifier la littérature*)¹⁰ 不过，即便在讨论文学作品、绘画或摄影，罗兰·巴特关注的还是语言的问题 (Milner, 2003:12)。他曾以脱衣舞娘表演来剖析语言与文学的关系：脱衣舞娘（至少在巴黎的脱衣舞娘）是以一种矛盾为基础的；女人在脱光衣物的刹那间，就丧失了她们女性的特征。(Barthes, 1957, I: 785-788)。罗兰·巴特将文学视为语言的身体，文学就是那位打扮成伪装物的脱衣舞娘。他使得文学一丝不挂，但它依然完好无损。就这样他让文学重返到语言的批评里。

罗兰·巴特另一项「解魅」的做法就是去开辟另一个新意及可能。罗兰·巴特永远追求另一种意义，一种更反常（往往是乌托邦式的）的话语。他最喜欢指出平淡无味的和反动的作品所包含的特异性和破坏性，透过高度的想象力投射，去显示对立的一极。(Sontag, 1982: x) 他尤其喜欢「倒错」(*perversion*) 这个词，因为它会带来快乐 (Barthes, 1975, VI: 874)。事实上，他晚年在法兰西研究院的三场公开讲座，也应视为替社会「解魅」的最佳演出。总的来说，罗兰·巴特做为一位轻快的思想导师，一生皆不断以其独特的见解、创造性破坏的观点，以及让人惊叹的方式来替文学解魅。

3. 后现代式的「解构」：寻找「差异」：

罗兰·巴特一生喜好解除武装，而不是武装。这几乎是他的生活风格和做学问的基本态度；即便势在必行，他也从不挑起冲突，而是强调「差异」(*différence*)。

¹⁰ "Entretien"(avec Norman Biron), *Revue d'esthétique*, No 2, 1981, p.106; 引自 Roger, 1986: 250。

他曾说「差异并不引致冲突，或柔化冲突，它是在冲突之外获得的，超越了冲突，又与冲突并列。{··}冲突总得以编码，而敌对行为只是群体语言的极度消耗。弃绝了暴力，我便已弃绝了符号本身。」(Barthes, 1973, IV: 27-28)他在1963年接受《原样》(*Tel Quel*)杂志访问，谈到「介入文学」何以一下子又转为「抽象文学」？他强调应是彼时的「差异」所致，而非历史，且是历时性的发展之故(Barthes, 1963, II: 512)。可见罗兰·巴特一生除爱好「差异」，也随时可以自我调整，大方的接受它。

事实上，一生在体制外寻求发展的罗兰·巴特，在其学术活动中也力求「另类」观点。他在论述中除一再强调「差异」外，更大量使用过「dérouter」(偏离)、「délouer」(挫败；消解)、「déporter」(延缓)等负面却具攻击性的字眼。他的写作与论述也别具一格，即片断式的写作(*écriture fragmentaire*)，譬如像《恋人絮语》、《文本的欢愉》、《罗兰·巴特论罗兰·巴特》等等。罗兰·巴特是近代罕见的置逻辑于不顾的人。{··}他几乎完全放弃了逻辑，在他那里，片断是并置的，它们彼此没有任何的优先性，没有任何中心性。」(汪民安, 2005:230)而根据日本学者铃村和成的考证，罗兰·巴特早在年轻时代(1944年)即养成撰写片断句的文章(铃村和成, 2001: 250)。1964年，罗兰·巴特曾公开表示：在所有创作中，只有写作可以不停地切割，却又保持完整。片断式的书写永远都是书写的本质，这就何以，不管人们愿意与否，所有的片断一旦开始写了便宣告完成了。这也是因为人们无法拿切割过的作品与尚待完成的作品相互比较之故。这也是因为人们不可能否定片断式作品的雅美，不是因为沦为废墟而雅美，或是因为有着美好未来而雅美，而是它具有的完美至极的缄默的雅美¹¹。」

片断式的写作是罗兰·巴特最得心应手的招牌写作风格。它是预留空间的，流动式的，多元的，多义的，是有转折的书写，是以语言为主体的写作。这种写作使得写作对象从总体性的控制中解放出来，也使写作者从逻辑的锁链中挣脱出来。罗兰·巴特通过片断形式，既附和了德希达的理论，也预示了李欧塔的著名结论：向总体性开战，拥护差异的专名权。罗兰·巴特不是通过宣讲，不是通过论证(论证不是很容易跌入总体性的陷阱吗)，不是通过逻辑的线索，来宣告差异的合法性，他是通过片断写作，通过形式本身，通过姿态，通过无言的行动来显示的。罗兰·巴特的作为更像尼采，更像维特根斯坦；后者的形式本身就是哲学本身。」(汪民安, 2005:230)

总之，透过这种片断式的书写，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罗兰·巴特完成了一种多样的，多重的，且流动的论述，同时也避免了文本的过度饱和，达到了「虚

¹¹ 收录在 *Le Bruissement de la langue*, 1984: 255; 引自 *Comment*, 1991:170

即实，实即虚」，非言非默，超越了意义，也超越了语言的境界。

结 语

卡繆发表于廿九岁时的处女作《异乡人》，受到沙特、罗兰·巴特等的高度肯定，有的称许它的存在主义内涵和荒谬性，有的尤其激赏它的现代性和文字风格。这本划时代的作品也同样受到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审的青睐，于1957年授予他最高的荣誉：「由于他的重要文学创作，以明澈的认真态度阐明了当代人良心所面临的问题。」显然解读《异乡人》乃各取所需。罗兰·巴特尤其看中它的简约风格和现代性，并提供了他辩证语言和文学两者关系的最佳素材，及终其一生不断探索的一项重要美学标准。换言之，罗兰·巴特正是透过这项「发现」，去探讨「中性」；从风格的追寻、意义的探究、到自我写作风格的建立。《异乡人》的灵感可说也伴随着罗兰·巴特一生多彩多姿的学术生涯。同样的，罗兰·巴特可能自己也明白，世间并不可存在所谓的「白色书写」、「零度书写」、「客观书写」或「抽象书写」，但正是透过他永不停歇地思索，替现代文学研究奠定了可贵的基础。他在把文学揭示为一种可能的科学时，现身说法地为这样一门严格的科学铺平了一条道路。」(Kristeva, 1982: 117-118)

罗兰·巴特这位公认带领廿世纪思潮的评论者，也是推动「解构」论述的奠基者，他的影响、启示和进路迄今历久不衰。随着他不同阶段的研究旨趣的发展和变化，「中性」的探索也随着调整，从语言学、符号学、文本、到伦理学，它慢慢聚焦在意义世界的诠释。罗兰·巴特也从中梳理出一套「策略」：从神话和文学中盗取构成神话、文学以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本要素的语言，再用它来拆毁神话与文学——这种「后结构主义」的方法，正是罗兰·巴特始于《写作的零度》，而且终生不改的方法论。」(铃村和成, 2001:154) 换言之，它就是「中性」的策略。「中性」在他身上遂有了更丰富多样的展现，它既是意义的消解、延宕，也是意义的再造、延伸。在此，他结合了文本，又结合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观，给众说纷纭的世界指点新的方向。他既是后现代，也是「解构」，更是多元，多值，多义，且多采的。

或许「白色书写」、「零度书写」已不可得。不过，它却是罗兰·巴特终身追寻的目标。或许「中性」永远是那么漂渺、游离，但罗兰·巴特却不断予以拓衍，终其一生都在寻找「意义之外」之物。他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多采缤纷，变得更加可爱可亲。他是通过零度的写作来寻找自我」(铃村和成, 2001:144) 不仅如此，罗

兰·巴特更以作家的身份，以身作则，书写出无数动人心弦的片断词语：微型文本、折痕、俳句、笔记、字谜、注解等等，这些皆成了他留下的不可言说的文本。这些汇集了「白色书写」、零度书写」、中性」的论述片断，既是诠释的文本，也是他所独创和彰显的风格，那就是「残篇美学」(esthétique du fragment) 的风格。总之，罗兰·巴特正是以这样的文本写进历史，既诠释了他的论述，也诠释了他本人。

引用书目：

Barthes, R., *Oeuvres complètes*, 5 vol. (éd. Par Éric Marty), Paris: Seuil, 1993 et 2002

--- , (1953) *Le Degré zéro de l'écriture*, vol. I, pp.169-224

--- , (1957) *Mythologies*, vol. I, pp.673-821

--- , (1964) *Essais critique*, vol. II, pp.269-528

--- , (1967) *Système de la Mode*, vol. II, pp.895-1234

--- , (1971) *Sade, Fourier, Loyola*, vol. III, pp.699-870

--- , (1973) *Le plaisir du texte*, vol. IV, pp.217-266

--- , (1975) *Roland Barthes par Roland Barthes*, vol. IV, pp.

--- , *Le Neutre*, Paris: Seuil IMEC, 2002, 266 p.

--- , *Comment vivre ensemble : simulations romanesques de quelques espaces quoditiens*, Paris: Seuil IMEC, 2002

--- , *La Préparation du roman, I et II*, Paris: Seuil IMEC, 2003, 477 p.

Comment, B., *Roland Barthes, vers le neutre*, Breteuil-sur-Iton : C. Bourgois, 1991,

330 p.

Kristeva, J., “How Does One Speak to Literature?” (1971) ,in *Desire in Languag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 ed. Leon S. Roudiez, New York: Columbia UP, 1980, pp. 92-123

Milner, J.-C., *Le pas philosophique de Roland Barthes*, Lonrai :2003, 93 p.

Roger, P., *Roland Barthes, roman*, Paris: Grasset, 1986, 355 p.

Sartre, J.-P., *Qu'est-ce que la littérature?*, Paris ; Folio, 1948, 374 p.

--- , “Explication de *L'Étranger*”, in *Critiques littéraires, Situation I*, Paris :Gallimard, 1947, pp. 92-112

Sontag, S., *A Barthes Reader*, N.Y. : Hill and Wang, 1982, 495 p.

汪民安, 《谁是罗兰·巴特》,江苏人民, 2005, 246 页

铃村和成, 《巴特: 文本的愉悦》(臧印平等译),河北教育, 2001, 303 页